

以戏育人 美艺并举

——美育视域下的《大雪地》实践创作探析

徐靖轩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王晓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摘要：杨利民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称其为“新时期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之一”。文章以杨利民代表作品之一的《大雪地》为载体，从美育视角出发，对重新排演的《大雪地》进行梳理，对其中的人性、悲剧性、蕴含的“龙江精神”进行剖析，同时对当下大学生审美缺失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契机组织本次排演，真正做到了“以戏育人、美艺并举”，为优秀龙江剧目在新时代以新姿态走向全国提供了新的范本。

关键词：《大雪地》；美育；精神；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342X(2023)01-0080-03

引言

2023年6月，由杨利民编写、徐靖轩执导、王晓玲任艺术顾问的黑土话剧《大雪地》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金牛校区演播剧场成功上演，参加演出的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21级表演艺术专业3班的学生们。《大雪地》是徐靖轩独立导演的第一部大型多幕剧，在创排中，徐靖轩既是老师又是导演，在教学与剧目排演方面都有阶段性的收获与突破，故书此文以示总结与思考。

一、立足新视域，重审《大雪地》

本次排演《大雪地》，导演站在了美育的角度来进行创作。杨利民老师在《我写〈大雪地〉》中写道：“或许我对这些人太爱了，或是太恨了，太想为他们说话了，因此我才把《大雪地》弄成这种样子，有时自己也觉得不尽人意。”杨利民老师是石油工人出身，开垦拓荒时期的生活苦得很，他对那段生活久久不能忘怀。创作《大雪地》时，杨利民老师以那段生活为基础，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导演在多次熟读剧本之后，体会到了当时生活的苦难和奋斗的激情，同时对人生的方向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与理解，更加感慨家乡黑龙江的发展和《大雪地》的主人公黄子牛的命运如此相似。

美育即审美教育，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是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任务。”学校开展美育是在响应国家政策，但目前各高校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大学生审美缺失，即“校内的演出不能看、艺术大家的作品看不懂、悲剧当成喜剧看、喜剧当成笑话看”等。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相关作品缺乏内涵，这里指的内涵不一定是涉及某个群体的宏观概念，也许仅仅是关于人生的思考；二是作品严重脱离生活或过于形式化，高度抽象的新作品层出不穷，疯狂趋于形式化的导演表现手段越发“神秘”，然而这些所谓的“美”都不能使演员与观众产生共鸣，只会让观众一头雾水；三是学生的审美品位有待提升、审美情趣缺失、审美能力不足，很多生搬硬套的审美教育套在学生身上会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综上，导演为了达成“培养有审美的人，使人性得以完善”的目的，为了创造“以美育人，以戏化人”的价值，为了落实“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与同学们展开了一次“大雪地”上的找寻与探索。

由于剧本创作时间较早，又跨越了地域和文化，在初选剧本时，学生们与部分老师给出了保留性的意见，但在后续的创排中，学生们在导演的构思与阐述中提炼出了如“人不是机器，机器报废了可以扔掉，可人报废了还得活着”“如果我没有内在的能力吸引别人，那么为什么要求别人属于自己呢”“人生怎么能只有一个目标呢？如果这个不行，那就换一个”等人生箴言。学生们在感叹与感动中逐渐找到了角色的影子，体验角色的

喜怒哀乐，接近角色甚至爱上了自己扮演的角色。至此，“以美育人、以戏化人”的种子悄悄在这群大学生心中发芽。

二、扎根原剧本，更话悲剧性

话剧《大雪地》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悲剧。剧中以迷失自我的老年黄子牛为线索展开讲述整个故事，期间，黄子牛与自己的内心视相的光影进行对话，话剧用追忆的手法回顾了黄子牛的一生，在那个大家过着集体生活的特殊年代里，黄子牛做过许多工作，他乐于助人、服从安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黄子牛迷失了自我，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也就是在一次次信任与安排下，黄子牛丧失了自我意识，他像是一头老黄牛，不问结果地辛勤耕耘着，最后他所在的修旧利废车间黄了，没有了工作的黄子牛犹如没有了犁头的老牛，瞬间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属性与存在价值。同时，黄子牛被江国良安排与寡妇大翠结婚，错过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秀玲，后来他发现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是被自己送进监狱的大海的儿子等。这些事情对黄子牛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剧中的江国良是唯一的领导，杨利民老师从美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出发，对该角色进行描写，而不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着手来展现其灵魂。另外，支线人物钱光达、琼芳、工人们也对黄子牛产生了间接影响，导演在编排时精心设计，让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存在的意义，同时为了避免规定情境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在展现工人场面与时代工人精神面貌上也下足了功夫。

尊重原著，重新解构，揭示命运悲剧。剧本内容容量较大，导演在编排时将部分场次进行了融合与重构，强化了各种因素对主人公黄子牛产生影响的片段，使戏剧矛盾迅速升级，节奏更加紧凑。从最开始的黄子牛失业醉酒后与大翠、小海吵架导致小海离家，期间小海反问黄子牛“改造成废物吗”，使其大梦初醒；到黄子牛曾经喜欢的秀玲以领导身份来家慰问并对黄子牛说“我不愿意再提以前那些事了”，对其刺激加深；到黄子牛出狱给大翠写信且到黄子牛家认子送钱并对其说“你只是个奴才，离了主子你就没法活”，使黄子牛再受重创；再到最后黄子牛与老工友吵架被骂“你现在就是一百斤面做一个点心，废物一个”，以及后来红男绿女的出现展现出新旧时代的碰撞，黄子牛终于彻底迷失在了大雪地里。黄子牛在丢掉唯一的人生目标——工作后失去了内在的原生动力，在一次又一次的与人交往中逐渐迷失自我。剧本中没有反面角色，没有谁想要故意去伤害别人，

但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大家都有不得已的苦衷，由一群坚持做自己的好人构成的复杂人物关系网直接导致人物命运走向悲剧，更加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打破桎梏，利用空间，以舞台呈现悲苦。在本次排演中，第一幕充分利用了“空的空”的概念，导演将工人地窖子、江国良的临时办公室、临时帐篷等室内场景都进行了空间的弱化，除了必要的舞台支点，如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唯一道具——炉子，第一、三、四、六场出现的无支点道具，仅仅是利用灯光与音乐就将规定情境交代清楚了，描绘了艰苦环境下工人们的欢乐生活，二者形成的反差创造出的悲剧性给观众以美的享受。第二幕则通过破旧的柜子、老旧的桌子等道具来展现黄子牛家的破败景象，与江国良办公室里齐全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让观众通过直观的视觉体验来感受黄子牛逐渐迷失自我的人生悲剧。

三、话剧颂精神，再显龙江魂

杨利民老师的作品以富含“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大“龙江精神”而闻名^[1]。伟大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是一个人在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实实在在对人的审美产生宏观影响的、客观存在的一种事物。杨利民老师笔下的这些精神不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性的词，而是来源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对于人物的描写和人性的剖析，杨利民老师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演员在参悟精神时、观众在感受精神时都会获得一种美的享受^[2]。

杨利民老师在《我的师傅》中回忆了一个在杨树林里教他采油的师傅，师傅始终保持一种“我要当一名革命战士，哪里需要革命战士我就去哪里”的态度，默默为人民服务着，放弃了自我学习的机会，主动承担起了最重的任务。这位师傅的身世与《大雪地》中的黄子牛很相似，他的遭遇也和黄子牛差不多，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中去。其实，《大雪地》中的主角黄子牛是时代的无名英雄，而剧中的一众工人同黄子牛一样，也是无名英雄，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因此，《大雪地》反映了特殊的时代下不朽的“龙江精神”。

“龙江精神”在《大雪地》剧情和人物关系中的展现也是此次教学与排演的重要命题。例如，第一幕第四场，七一管线突然渗漏把冻土层都滋开了，秀玲明知有危险却还是戴上了湿手套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进行焊接，最后带着血肉模糊的手回到了台上，秀玲对工人身份的认可与向往使她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还有第二幕第一场，

黄子牛的工作介绍信中写了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以及钱光达在不待见他的一群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却还在坚持做自己的工作等。初读剧本时，学生们并不理解剧中人物的这些行为，但通过讲解与分析，他们明白了描写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刻意赞美谁，也不是为了刻意表现剧中的人物，而是为了展现那个时代下人们的质朴与特定艰苦环境下造就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赋予了人物以魅力，剧作家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事实进行客观陈述。剧中的黄子牛、秀玲等人物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利益，展现了东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通过编排《大雪地》，学生们了解到只有真正把握好剧作家的立意，才能在表演中准确地展现剧作的内涵。另外，教师要通过剧中的人物故事使学生真正理解“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也使学生们在塑造人物角色时有理可依、有据可寻，这是对美育的一种高级诠释。

四、潇洒话离别，复盘已不足

《大雪地》历经坎坷最终成功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大家都认为这部剧能成功上演，不仅是因为剧目高度还原了生活本来的样子，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都有着一种精神，那种精神可能是时代赋予的，也可能是环境造就的，抑或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种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原生动力，总之，在演出结束之后，学生们对于生活有了新的认知与理解。我们想通过《大雪地》来让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感受到黑土地文化，展现从前石油工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力求以美的形态呈现。但此次演出还存在部分不足，主要体现在剧目时长、群像描绘、演员节奏把控及潜台词挖掘几个方面。

《大雪地》是一部两幕十二场的多幕剧，在前期的工作中，导演由于沉浸剧本而忽略了演出时长，在后期的联排中发现时长近三个半小时，所以又对剧本进行了调整。在群像描绘方面，工人群众戏几次“夭折”，导演对学生们的表演有着严格的要求并进行了多次调整，再加上学生们的理解能力与专业水平不同，且个性化较强，在排练过程中出现了人物交流不畅、潜台词挖掘不深入、群演影响主演等问题，但导演坚持因材施教，先根据性格和形象来给学生分配角色，再按照专业能力对学生们的戏份与台词进行调配与均衡，适当增加能力较强的学生们的表现机会。最后，导演对排练时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且全面的分析，意识到夏天穿着棉袄排练很辛苦，但没有分AB组进行排练，这是要改进的地方；同时要多关注饰演配角的学生们的心理状态，应给予其更

多的鼓励和表现的机会。

在演员节奏把控方面，导演需要多注重低年级学生的基础训练，对于节奏感较好的学生，要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对于节奏把握不准确的学生，要通过行走练习、音乐练习及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适当增加音效等手段使其准确把握内外部节奏，同时让节奏感较好的学生带动节奏把握不准确的学生，以实现共同进步。

在台词方面，部分学生语言色彩不强烈、潜台词挖掘不深刻，从而出现了台词表达不准确等问题，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应该考量学生们对台词的把控与适应能力，加强语音、语调方面的训练，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剧体验。

结 语

我们在编排《大雪地》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家乡的作品，更是因为其具有优秀的剧情结构、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在本文中，我们对本次排练演出过程进行了梳理，对剧本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试图提炼剧作“悲”的中心思想，通过自身的导演语汇来把握悲剧性的表达，同时努力提炼剧中的“龙江精神”并向学生们讲解其含义和表现手段，以便帮助学生理解角色，为学生塑造角色提供最大的帮助，进而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基础。此外，我们以后还会尝试用不同的风格编排更多优秀的黑土话剧，彰显龙江话剧的气派，也真挚祝愿家乡的龙江黑土话剧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 [1] 何国忠. 大庆精神的话剧传承与文学反思 杨利民笔下的东北石油工人[J]. 中国戏剧, 2020(10):53-54.
- [2] 席琰妍. 浅谈杨利民新时期黑土话剧人物塑造[J]. 艺术科技, 2014,27(02):5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杨利民戏剧作品弘扬优秀龙江精神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2ZWE490）的研究成果；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产教融合高校艺术专业“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XJGZ2002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靖轩（1996），男，黑龙江伊春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艺术研究。

王晓玲（196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学士，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表演艺术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艺术研究。